

Mei Guan
美冠
纯美阅读书系

Jing Dian Cai Ben

萧红 著

呼兰河传

经典彩绘本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
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
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
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
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
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



萧红



YZLI0890116008

{萧红专集}

美冠纯美阅读

让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滋养我们的精神生命！

这触动灵魂的优美文字，
源自文学大师的心灵深处，

在岁月的长河里，如宝石般熠熠生辉，陪伴着我们一路远行。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红专集：呼兰河传 / 萧红著. —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5
(美冠纯美阅读书系)
ISBN 978-7-5477-0115-7

I. ①萧…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2707号

美冠纯美阅读

呼
兰
河
传

萧
红
专
集

原 著 萧 红
导 读 李双双
总 策 划 安洪民
绘 画 三 水
责任编辑 宛振文
刘冰远
项目编辑 李 浩
美术编辑 刘 璐
封面设计 王 娟
版式设计 孙美玲
内文设计 王圆婷

出 版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
邮 编 100010
发行电话 (010)88356858 88356856
总 编 室 (010)65252135
E-mail txcszbs@bjd.com.cn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20千字
定 价 19.8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美
冠
纯
美
阅
读

Mei Guan



呼
兰
河
传

萧
红

专集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序言

萧红，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官吏家庭。因其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被称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萧红的命运十分坎坷，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她曾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和生活窘迫占据了她的大多数的时间。因此，萧红能体会到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无奈，并自觉地以平民和女性的视角写作。1933年，萧红与萧军自费出版小说散文集《跋涉》，揭露了东北地区在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意义。1935年12月，中篇小说《生死场》作为鲁迅先生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一在上海出版，在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鲁迅先生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赞扬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1940年，客居香港期间，萧红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这是一部奇异而独特的书，以抒情的笔调、散文化的结构、诗化的语言、直率朴拙



的情趣共同构成了令人痴迷的“萧红体”，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茅盾先生曾评价道：“《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中的一些章节由于描写精彩、抒情优美，曾被节选入课本，如《火烧云》《祖父的园子》等。

正因为萧红作品的朴素清丽、真挚感人，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因此让广大青少年读者进一步认识她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优中选优的原则下，经过长期编辑和整理，现推出这本《呼兰河传》。

为了更好地引导读者理解作品，进一步认识作品的价值，本书在开篇处设置了导语，并在每一章前设置导读，将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手法、主题思想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阐释。

希望本书成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开启萧红这座文学精神宝库的钥匙。轻叩门扉，盈步缓行，你将收获一个与众不同的天地。

目
录

呼
兰
河
传

尾 声 / 190

第七章 / 165

第六章 /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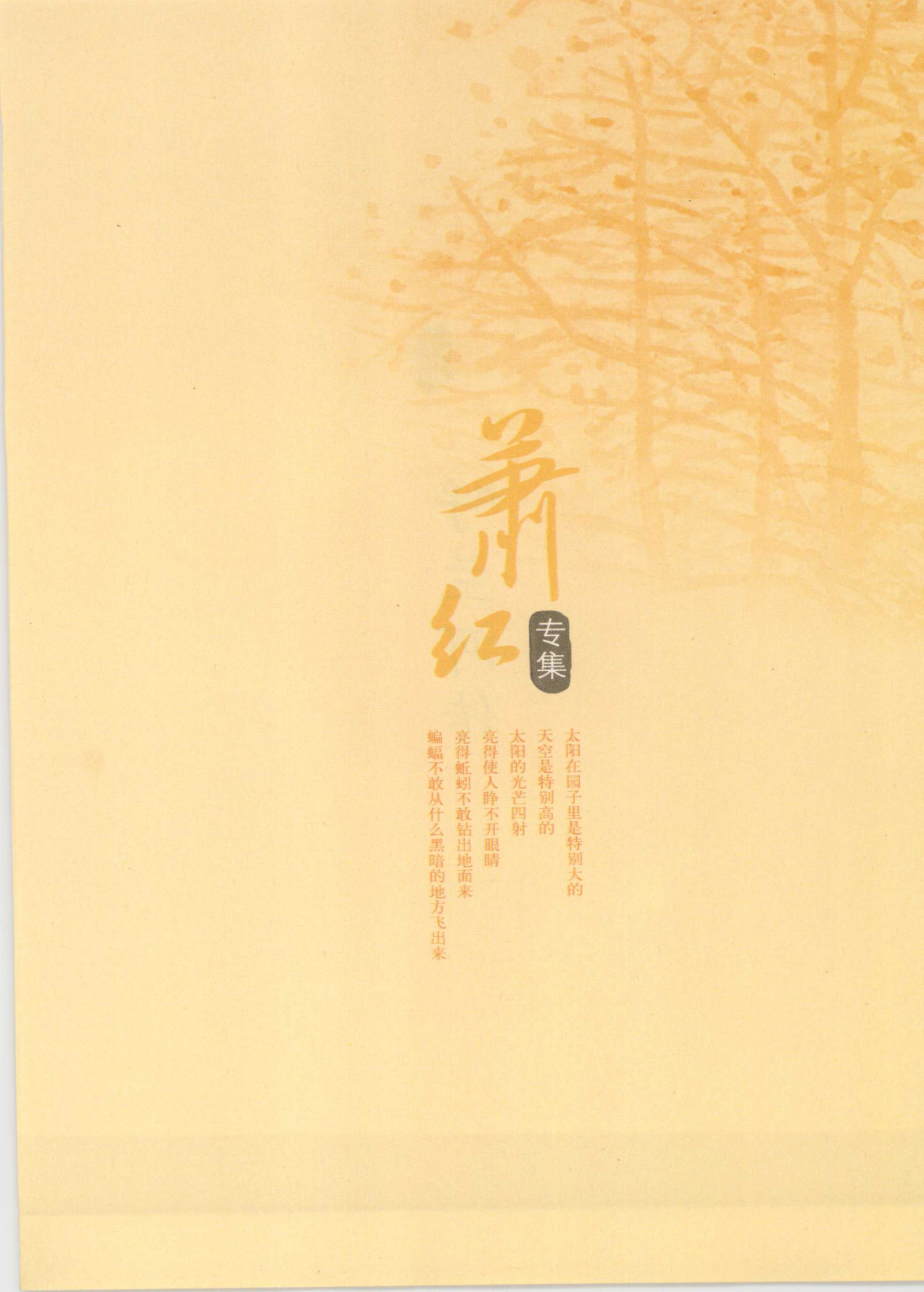
第五章 / 103

第四章 / 87

第三章 / 61

第二章 / 38

第一章 / 8



萧红

专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

天空是特别高的

太阳的光芒四射

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

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

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

萧红
专集

呼兰河传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
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
祖父戴一个大草帽 我戴一个小草帽
祖父栽花 我就栽花
祖父拔草 我就拔草

导语

《呼兰河传》是作家萧红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萧红的绝世之作。这部作品在思想上，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剖析与批判；在体裁上，开创了介于散文、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体裁样式；在语言上，文字娓娓道来，朴实清新、沉郁感伤。因此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上、体裁上还是语言风格上，都有着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显示出了作者独特的创作个性。

萧红是受鲁迅影响很深的一个作家，她的小说《呼兰河传》，语言朴实灵动，有着女作家的细腻；手法运用上，采用了很多比喻和讽刺手法，使故事具有很深刻的悲剧性且意味深长；另外，在描写过程中，作者将叙述视角在儿童和成人之间自由转换，在儿童视角的叙述中还夹杂着作者成人视角的现实理性批判；作者也同样致力于对封建传统和陋习的批判，在不同的人和事的描写过程中，虽然没有主观的评论，却让人真实地看到了作者对故乡人的愚昧和保守性格的讽刺。但是，作者对故乡和故乡的人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热爱，对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用自传式抒情小说给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的图景和人物画面，活生生写出了那些潜藏在深处的孤独的灵魂，这种形而上的生命状态的书写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挖掘。总体来说，《呼兰河传》是一部思想内涵丰富的经典之作，萧红用女性特有的书写方式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复杂的生活空间，从而折射出悲悯的深度人性，让我们以一种无限宽广的胸怀来召唤一份真情、一片温暖。



第一章

* * *

本章共由九节组成。在这九节当中，作者一步步地介绍她所要描写的对象——那个被称作“呼兰河”的东北小城。从开始的十字街描写到东二道街、西二道街、染缸房、扎彩铺等等，还有除此之外的一些小胡同。这些浸透着整个小城精神气质的实物把我们带入了那个有着厚重历史的情境里，作者用白描的手法给我们画了一幅呼兰河城的素描画，读来如在眼前，自然而真实。

作者在这一章里语气平和，用孩童的视角来审视她眼中的呼兰河和城里的人们。在孩子的眼里，一切都显得特别好玩且有趣，一切又都那么新鲜。在作者片段化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个人，而是具有群体性特征的人，他们没有名字，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卖馒头的、卖豆腐的、行路人、车夫、卖豆芽菜的女子、卖麻花的、卖凉粉的等等，这些人是生活在呼兰河城中不同的群体形象。他们悲悯地在这个古老的小城生活，承受着生活的贫穷与种种苦难。作者用象征性的手法来写大泥坑的一片混沌，预示着几千年小城中人们的生死轮回，一切都在漩涡之中生死挣扎。还有“扎彩铺”，在这里，扎彩铺什么都有，一切都活灵活现，以至于人们都非常羡慕到了阴间的生活。人们没有自觉的生命意识，一切都是随着事物的生而生，随着它的死而死。

作者用白描手法概括出了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呼兰河城，并用极其平和的语调来叙述这个沉闷、寂静的小城；通过那些碎片化的场景描写，写出了这个封闭小城中沉默的国民以及藏在深处的灵魂，他们的行为、举止和语言都表现出受传统社会影响的僵化的思想及蒙昧的生命状态。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得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地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地滚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

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地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地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



无乃^①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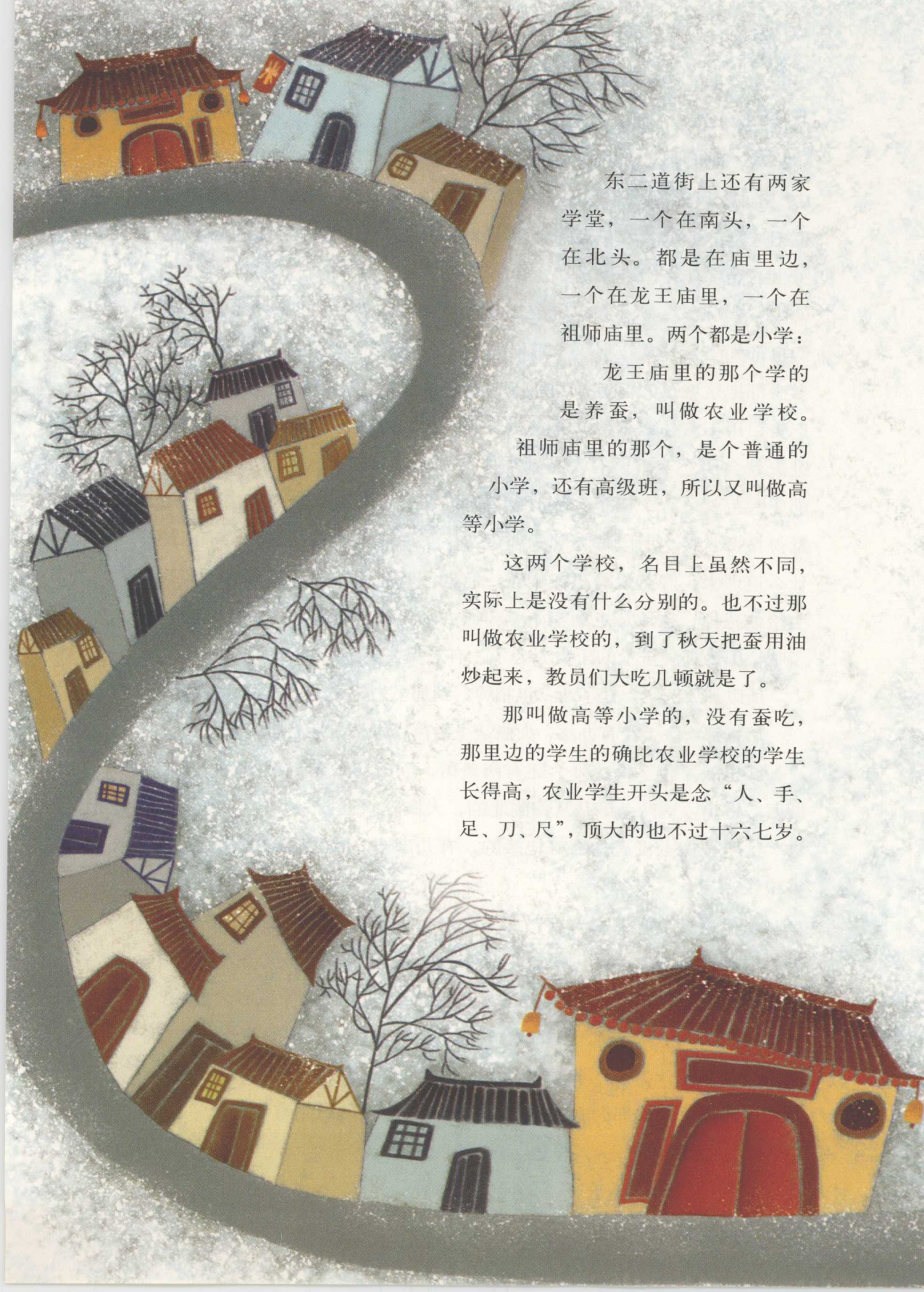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

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信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①无乃：比较委婉地表示对某一事情或问题的估计或看法，“恐怕”“只怕”的意思。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

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那里边的学生的确比农业学校的学生长得高，农业学生开头是念“人、手、足、刀、尺”，顶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那高等小学的学生却不同了，吹着洋号，竟有二十四岁的，在乡下私学馆里已经教了四五年的书了，现在才来上高等小学。也有在粮栈里当了二年的管账先生的现在也来上学了。

这小学的学生写起家信来，竟有写到：“小秃子闹眼睛好了没有？”小秃子就是他的八岁的长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还都没有写上，若都写上怕是把信写得太长了。因为他已经子女成群，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写起信来总是多谈一些个家政：姓王的地户的地租送来没有？大豆卖了没有？行情如何之类。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边也是极有地位的，教师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常常会把先生指问住的。万里乾坤的“乾”和乾菜的“乾”，据这学生说是不同的。乾菜的“乾”应该这样写：“乾”，而不是那样写：“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没有火磨，学堂也就只有一个。是个清真学校，设在城隍庙里边。

其余的也和东二道街一样，灰秃秃的，若有车马走过，则烟尘滚滚，下了雨满地是泥。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黏糊，比浆糊还黏。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粘住不可。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

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这大泥坑出乱子的时候，多半是在旱年，若两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越下雨越坏，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该多么危险，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也要没顶的。其实不然，呼兰河这城里的人没有这么傻，他们都晓得这个坑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大的胆子牵着马从这泥坑上过。

可是若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地干下去，到后来也不过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试探着冒险地赶着车从上边过去了，还有些次勇敢者，看着别人过去，也就跟着过去了。一来二去的，这坑子的两岸，就压成车轮经过的车辙了。那再后来者，一看，前边已经有人走在先了，这懦怯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赶着车子走上去了。

谁知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过去了，可是他却翻了车了。

车夫从泥坑爬出来，弄得和个小鬼似的，满脸泥污，而后再从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马，不料那马已经倒在泥污之中了，这时候有些过路的人，也就走上前来，帮忙施救。

这过路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非常清洁。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

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就这样的马要站起来，而又站不起来地闹了一阵之后，仍然没有站起来，仍是照原样可怜地躺在那里。这时候，那些看热闹的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了。于是星散开去，各自回家去了。

现在再来说那马还是在那里躺着，那些帮忙救马的过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这城里的担葱的、卖菜的、瓦匠、车夫之流。他们卷卷裤脚，脱了鞋子，看看没有什么办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几个



人的力量把那马抬起来。

结果抬不起来了，那马的呼吸不大多了。于是人们着了慌，赶快解了马套。从车子把马解下来，以为这回那马毫无担负地就可以站起来了。

不料那马还是站不起来。马的脑袋露在泥浆的外边，两个耳朵哆嗦着，眼睛闭着，鼻子往外喷着突突的气。

看了这样可怜的景象，附近的人们跑回家去，取了绳索，拿了绞锥。用绳子把马捆了起来，用绞锥从下边掘着。人们喊着号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桥梁似的，把马抬出来了。

马是没有死，躺在道旁。人们给马浇了一些水，还给马洗了一个脸。看热闹的也有来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家都说：

“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马。”

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觉得那大泥坑也太没有什么威严了。

在这大泥坑上翻车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了被冬天冻住的季节之外，其余的时间，这大泥坑子像它被赋给生命了似的，它是活的。水涨了，水落了，过些日子大了，过些日子又小了。大家对它都起着无限的关切。

水大的时间，不但阻碍了车马，且也阻碍了行人，老头走在泥坑子的沿上，两条腿打颤，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吓得狼哭鬼叫。

一下起雨来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地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迎战。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地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